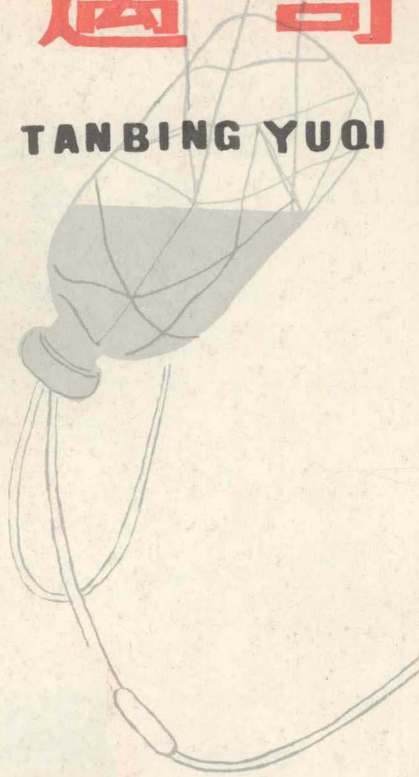


探病遇奇

TAN BING YU QI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探 病 遇 奇

杨振文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爹病了。吉吉赶到县医院去探望。爹却站在医院门口朝他乐哩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吉吉从一连串事件里，发现爹常欺骗他，还和一个行迹不正的人暗中来往。吉吉是个正直、勇敢的孩子，在同学们的配合下，他们终于探出吉吉爹等一伙人的行动秘密，及时戳穿了他们损公肥私的违法勾当。

书中故事悬念多，情节起伏大，读来引人入胜。吉吉和他的伙伴的遇事不慌、随机应变，也为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探 病 遇 奇

杨振文 著

何祖明 插图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375 字数 36,000

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4363 定价：0.29 元

一、高兴得如同拾了喜鹊蛋，
谁知却是一封告急信

菜花坪小学五年级(一)班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马吉吉，一个叫孙大宝。马吉吉和孙大宝的家虽然不住在同一个生产队，可相距并不远。马吉吉的家在菜花坪供销社的东面，孙大宝的家在菜花坪供销社的西面。马吉吉沿着一条小路向西走一里多路，孙大宝沿着一条小路向东走一里多路，两人就都到了供销社前面的沙石马路上啦。供销社自然就成了这对好朋友上学结伴、放学分手的地点。

这天是星期五。早晨，天气格外晴和。河畔和路边的柳条，在春风里摆弄着柔软的身姿；满垄青翠的禾苗，在春风里翻涌着绿色的波浪。天空蓝蓝的，就象擦洗过一般，一丝云彩也没有。刚刚爬上山的红艳艳的太阳，照在人身上，暖暖的，使人感到怪舒服呢。

马吉吉背着书包从家里出来，到了供销社前面

的用水泥面地的小坪里，见一大群人正在围着观看宰杀一头大肥猪，便忙挤进去，一边看一边等孙大宝。

这头被宰的猪真大，倒在地上简直象座小肉山似的。屠夫伯伯用尖刀在猪的两只后脚上割了口子，拿一根细长的铁棍从口子里插进去，在死猪的皮下捅来捅去。捅了好一会，他又取来一只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，“哧！哧！”地往猪身上打气。看着看着，猪身就象气球似地鼓胀起来啦。

“用气筒灌气——这办法多好呀！”马吉吉心里说。他明白，用气将猪的身子鼓起来，是为了好刨毛。以前，屠夫伯伯总是用嘴紧贴着猪的脚爪，鼓着腮帮用嘴吹，真是又费劲，又不卫生哩。

马吉吉看得正出神，冷不防屁股上挨了很响的一巴掌。他返脑一看，见是孙大宝。

“嗨，你这家伙，怎么才来呀？让我老等老等！”马吉吉高高兴兴地责备着孙大宝，一面摸着被他打得发痛的屁股。

孙大宝说：“乌龟王八兔崽子才来呢——我早就在这儿等着你……”“乌龟王八兔崽子”是孙大宝从一本什么小说中的人物嘴里学来的一句骂人的话，一有机会他就要使用使用。

他们俩确实都到这儿好一阵了，只是两个都一心在看宰猪，所以没有发现对方。

这时，刨得白白净净的肥猪已用铁钩勾着倒挂在坪中的三脚架上，但孙大宝和马吉吉见太阳已升起两竿子高，不能再看屠夫伯伯给猪开膛破肚了，两人相跟着正要往沙石马路上跑，不想供销社里那个售货的短辫子阿姨大声喊道：“吉吉，别走——有信！”



“信，什么信？”马吉吉回过头问。

“信就是信呗，”短辫子阿姨笑着，“可你别想信里有钱给你买糖吃。”

马吉吉不是不晓得，邮政代办所就设在供销社里。只是，除了他爹五天前到县城买化肥农药去了以外，他家既没有人参军，也没有谁在外面工作，有谁给他写信呀？他十分奇怪地走到柜台前，一面朝短辫子阿姨伸出手去，一面还在问：“我的信吗？”

“不是你的我能给你？”短辫子阿姨说着，将一封信塞在他手里。

信封上果然写着“马吉吉收”。马吉吉心里不由得嘤嘤嘤地跳起来，高兴得如同拾了只喜鹊蛋。他唯恐被别人抢走似的，拿着信就往马路上跑。

“真有你的信？谁给你写的？”孙大宝迎着他，兴奋地问。要知道，他长到这样大，同样从没收到过别人写给他的信哩。

马吉吉正要拆信，却被孙大宝一把夺了过去。

“我来看，我来看，”孙大宝撕开信封，将信纸抽了出来，读道：“吉吉儿：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，我得了急病，医生说，很可能是呆(癌)症，很危险，要开刀，你马上向老师请假，来县医院吧……”

马吉吉“啊”了一声，两眼瞪得老大。

孙大宝不声不响地把信还给了他。马吉吉双手哆哆嗦嗦地捧着信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瞅着上面的字。信是用爹的口气写的，可他认得，这不是爹的字——爹写的字远没有这样好。这就是说，爹自己已经不能写字了，是请别人代笔的。马吉吉的心突然悬到了半空里。他看着看着信，泪水不由得噗哒噗哒掉到了信纸上。

别看孙大宝在教室里总坐在最末一排的座位上——一个头长得比同年龄的孩子高大，他的心肠可软呢。平日，他看到别人笑，他也想笑；见了别人哭，他也想哭。这会儿，他见马吉吉流着眼泪，自己的喉咙便也酸酸的，眼睛也早发潮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提醒马吉吉说：“吉吉，我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，快到学校找老师去呀。”

他们跑到学校的时候，校园里静静的，已经开始上第一节课了。马吉吉和孙大宝忘了喊“报告”，就突然撞进了教室。

正在讲解课文的班主任林老师皱着眉头问：“怎么迟到了，你们？”

孙大宝站在马吉吉后面，他没有回答老师的问话。他想让马吉吉自己说。可马吉吉却用手背擦着眼睛，抽抽搐搐地哭了起来。

全班同学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林老师以为他们两个在路上打架了，便把目光移在孙大宝身上：“孙大宝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孙大宝上前两步，用手拉了拉马吉吉的衣边，说：“吉吉，你说呀，别哭！”他要马吉吉别哭，可自己竟也唏唏嘘嘘哭起来了。

马吉吉嘴唇歪了歪，却仍然没说出话来。他擤了一把鼻涕，又用手背揩了揩脸上的泪水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向林老师递去……

二、跑啊，跑啊，汗水湿透了 他的衣衫……

马吉吉手里捏着林老师给他的两元钱，口袋里盛着中队长刘新喜追出教室塞给他的一个桐叶米粉粑，一阵猛跑，奔进了上仙桥汽车站。可是不巧，上午十点钟的班车刚刚开走，下一班车，得等到下午三点啦。

马吉吉怎么能等呀，他毫不迟疑地走出车站，沿着柏油马路迳直往县城跑去。上仙桥到县城还有三十多里路。要是有一双翅膀，或者要能象孙悟空那

样翻筋斗的话，只要一眨眼就可降落到县医院，扑到他爹的病床前。可马吉吉没长翅膀，也没有翻筋斗的本领，他得凭两条腿跑——跑吧，哪怕有一百里两百里，他也要拚上去……

他爹名叫马贵秋。说实话，马吉吉并不怎么喜欢他爹。爹太小气、太看重钱了。有一回，爹拿了三十个鸡蛋，要他作为派购任务卖给供销社去，用卖蛋的钱给家里买三斤盐。马吉吉买了盐高高兴兴回到家里，把余下的钱交给了爹。爹用手指粘着唾沫，一连将钱数了好几遍，又拿起算盘拨拉了一阵，然后对吉吉一瞪眼说：“你过来！”

马吉吉不清楚爹要做什么，没有动步。

“叫你过来哩，你聋了不成？”爹声音大了，气也粗了。

马吉吉走到了爹跟前。爹把胡子脸凑过来，鼻子贴近他的嘴嗅了嗅，冷不防伸手给了他一个嘴巴子。

“你干吗打我，干吗打我呀？”马吉吉用手捂住嘴连连倒退着，大声抗议道。

“我打你这只馋嘴猫，我打你这个好吃鬼！”爹恼怒地吼骂着。

吉吉娘正在后面猪栏屋里喂猪，听到打骂声，连

忙走来问：“好端端的，又怎么了？”

“你问他！”爹悻悻地指着吉吉，“要他去卖几个鸡蛋，也要抽我的税……”

“谁抽税啦？”吉吉争辩。

“还强嘴哩，”爹横了他一眼，拖过算盘边打边说：“我称了的，那三十个鸡蛋有两斤七两重，能卖一元九角四分四厘钱。买三斤盐，只要四角二分六厘。一元九角四分四，减去四角二分六，还余一元五角一分八——四舍五入，应该剩一元五角二！可你只交给我一元五角一，那一分钱哩？”

马吉吉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，便说：“你知道要四舍五入，供销社就不要四舍五入啦？收蛋的称盐的又不是一个阿姨！鸡蛋只卖了一元九角四分钱嘛，三斤盐要……”

吉吉爹呵斥道：“你说，你买糖的钱是哪来的？”

“我没买糖。”

“哄鬼喽，”爹又扬起巴掌要打，“你口里哪来的糖香味，嗯？”

吉吉委屈得哭了：“糖是供销社那个阿姨给我的，她前天结婚了，给我两颗喜糖……”

娘责怪爹说：“你看你，冤枉他了。”

吉吉爹放下了扬起的巴掌，嘴里却又嘟嘟囔囔，

骂供销社的人刻薄，剥削一个细伢子的钱……

马吉吉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叫人又气又恼。可是现在，马吉吉仿佛把他爹的缺点全忘了，只一心一意记挂着爹有病，而且是一种很危险的病——他听人说过，得了这种病的，十个有九个活不久啦……想到这儿，泪水又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两只脚奔跑得更快更急了。

跑啊，跑啊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。跑啊，跑啊，他觉得口里干得要冒火。跑啊，跑啊，他感到两腿直发软，并且越来越不听使唤。终于，他没有力气了，一步也跑不动了。刚好马路边有一根水泥电线杆，马吉吉扑了过去，双手抱着它瘫坐在地上。

太阳已升到了天顶，大地上光明灿烂。燕子在翠绿色的田野上空盘旋飞舞，春风摇晃着马路两旁的白杨和梧桐，并且送过来各种花草的香味。大自然多美啊！马吉吉，你就多歇一会儿吧，不要太着急——急也没有用呀！

但是，马吉吉没有多歇，只缓了缓气，便站起身，继续往前跑。只是两条腿如同灌了铅似的，迈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。他咬紧牙关，坚持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跑去……

一辆卡车鸣着喇叭从后面开了上来。开车的司

机一定是看到了马吉吉气喘吁吁、脚步踉跄的模样，“吱嘎”一声，卡车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煞住了。司机是个满脸长着胡碴的伯伯。他打开车门一步跨到马路上，大声问马吉吉：“小朋友，你是不是病啦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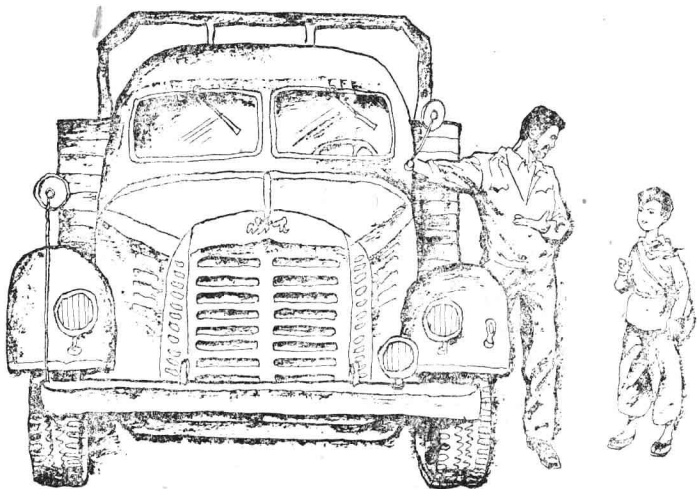
马吉吉回答：“我没病。我、我爹得了癌症，在县医院开刀——”

“上车吧。”司机伯伯二话不说。

马吉吉犹豫了一下，便坐进了驾驶室。

卡车又开动了。马吉吉只见前面的柏油路，路两旁的树木一齐争先恐后地朝他扑过来。

“喝吧！”司机伯伯左手握着方向盘，右手向马吉



吉递过来一只水壶。

马吉吉接了水壶，感激地看了看司机伯伯，一仰脖子，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——多甜多清凉的水呀！

司机伯伯问：“小朋友，你家住哪里？”

“菜花坪。”

“啊，菜花坪！”司机伯伯不由得侧过脸瞧了他一眼，“你认不认得我的堂侄儿？他叫刘新喜。”

“刘新喜——认得认得，他是我们班的中队长，三好学生……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司机伯伯问，显得十分高兴。

“马吉吉。”

“我们这下算是熟人啦。到了城里，有什么为难的事，你尽管来找我。我住在……”

因为马吉吉心里有事，只急着早早赶到爹那儿去，所以没把司机伯伯的话往心里记。

不一会，前方便出现了一大片房屋——到县城啦。卡车开到一个十字街头，司机伯伯把车停下，用手指着右面的一条街对马吉吉说：“你沿着那条街一直往前走，到了街尽头，再向右拐，前面不远就是县人民医院。”

马吉吉按照司机伯伯指的路，沿着街往县人民医院走。街两边一家紧挨一家的商店的橱窗里，陈

列着各式各样的货物，真是五颜六色，琳琅满目。但现在这些东西一点也吸引不了马吉吉，他甚至连看也没看一眼。他匆匆忙忙地走完了这条比较宽的街道，往右一拐，又走了不多一会，就望见前方有一扇足可并排开进两辆卡车的门，巨大的四方水泥门柱上，挂着一块长条形木块，白底上用黑漆写着“永丰县人民医院”几个大字。

想着就要见到得了癌症的爹，马吉吉心里又冬冬冬冬急跳起来。可是，没料想就在他正要走进医院的当儿，斜刺里忽然跳出一个人来，一伸手，就象老鹰抓小鸡般抓住了他。

三、“你进城，难道就是来吃 油条牛角酥的哇？”

马吉吉吓了一跳。他急忙一扭头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——抓住他的人竟是他爹！

吉吉爹乐呵呵的、眉笑眼也笑地说：“我估计你今天会到的，这不是来了？嘿嘿……”

吉吉眼睛眨也不眨地瞅住爹。他发现爹的扁平脸红光发亮，象刚喝了酒的样子，不但一点儿没瘦，

反而胖了些。他惊讶地问：“爹，你不是得了癌症吗？你不是要开刀吗？”

“呆(癌)症？开刀？”爹扁平脸往下一沉，马上又笑悠悠地，“大前天，肚子痛得我昏倒在街上，要不是吴大伯救了我，把我送到医院，也许我早死在街上啦。”

“现在你——”

“经过医院那个最有本事的医生复查，我得的不是呆(癌)——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呆(癌)哇，我不过是肠子上长了个瘤，是良性的，医生已经给我开了刀了，你看你看——”爹边说边将他的上衣捋了起来。

吉吉看见，爹的腹部果然绑着纱布。

爹又说：“把瘤子一割掉，我就好啦。这不，”他用巴掌在肚皮上抚摸了一个来回，“爹又吃得饭，又喝得酒啦。”

瞧着爹这健康快活的样子，马吉吉禁不住又涌出了眼泪——自然，这是欢喜的舒心的眼泪。

“吉吉，你一定饿了吧？”爹瞅着他问。

虽然早过了吃午饭的时候，可吉吉在路上一点也没感到饿，一点也没想到要吃东西。而现在，经爹一提，他突然觉得饿极了，胃里直往口里冒清水。他

记起口袋里
有刘新喜送给他的桐叶米粉粿，便忙掏了出来，对爹说：“我有米粉粿粿呢，是刘新喜给我的。”



爹按

住他的手，打着哈哈说：“到了城里，怎么还让你吃这号东西？跟我来！”

吉吉跟着爹走进了一家油货店。爹挺大方地掏出钱来，买了三根油条，两只牛角酥，还有一碗甜酒。

“吃吧，吃完了再买。”爹说。

马吉言可没考虑他爹今日为什么会这么大方，拿起就吃。油条和牛角酥都是才从油锅里炸出来的哩，香香的，甜甜的，脆脆的，吉吉真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。